

經史百家雜鈔

冊七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目錄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胡先生墓表

河南府

司錄張君墓表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

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龍岡阡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

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廣西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僊居縣

太君魏氏墓誌銘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寒花葬誌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先

妣事略

歸氏一孝子傳

陶節婦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二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大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以上上先世及孤寒科第〕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以上行己大

節。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以上諫章獻太后楊太妃郭皇后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汨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以上與呂公不和而貶〕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

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日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

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以上經略西夏〕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以上與呂公復合〕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數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以上參知政事〕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以上再出帥陝并守四

州。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以上總述其盛德善政〕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閒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兇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先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

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甯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

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閒。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

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味。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僊公得罪。貶死漢東。史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懷禍咎。至死而不悔。其

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以上渾舉其志事言論及其死後奇禍）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大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茹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以上敘科第至官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以上慶歷聖德詩）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

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達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以上著述及教人風旨。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十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讟熈。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南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以上直講後歷官及卒葬。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讟熈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今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今逾

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其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
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
傷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
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
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
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
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
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
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仕謝也
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
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以上著其絕學高風其後介
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
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
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
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
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

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以上在止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廬原。以上卒葬。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以上專表其有功春秋。先生一子。六年尚幼。銘曰。聖既沒。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惠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

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有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予漸者如此。〔以上承其性情與帝識〕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予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以上先世及歷官卒日〕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長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以上在官事蹟〕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

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淵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以上感憤卒葬。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以上與師魯互勘與篇首相應。銘曰。

有韜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以上志節文學。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

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
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
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
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
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還
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
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
直龍圖閣〔以上歷官〕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成
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閒故其論議益精密
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
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
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
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以上論兵材略〕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
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
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
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
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以上貶官病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
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閒二貶官喪